

《蓝溪镇》作为老君单人向叙事的再解读

鸥条 建国 建党 建刚 (鸥条家的鱼)

摘要：本文以《蓝溪镇》中老君与清凝的关系为核心，尝试从去性别化视角重新审视作品中的亲密叙事与权力结构。文章认为，清凝对老君的情感在文本中长期缺乏清晰、可识别的动机支点，这使读者容易在“为什么是他”的追问中失去确认其爱意的路径；与此同时，“师徒关系”与“成年男性导师”形象的叠加，也进一步强化了这段关系的既有解释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中的主体性失衡、教育责任暧昧与依赖关系倒置。通过文本细读与相关理论参照，本文提出：《蓝溪镇》并不完全适合作为典型的双人恋爱叙事来理解，而更接近一部以老君为中心展开的单人向作品；在这一结构中，清凝更多承担的是精神锚点与情感支撑的功能性角色。

关键词：《蓝溪镇》；Alloace；A-spec；关系不确定性；权力结构；教育支架；去中心化亲密关系；不打君清 tag 不是因为不喜欢君清也不是因为磕清君而是因为大概率被攻击

1 引言

《蓝溪镇》常被读作一部带有师徒、疗愈与暧昧色彩的前传式作品，但在读者经验中，围绕老君与清凝的关系始终存在一种难以被传统浪漫话语完全解释的裂缝。尤其当作品中的性别吸引力、保护者叙事和“命定感”被暂时悬置时，角色关系中的责任分配、主体性结构与依恋方向会显露出不同于常规 CP 阅读的面貌。本文认为，《蓝溪镇》并非一部面向 CP 阅读预期展开的双人恋爱故事，而一部以老君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单人向叙事。清凝固然重要，但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与老君并列的共同主体，而是被纳入老君情感与命运结构中的关键性客体。也正因此，许多以“恋爱是否成立”“谁更配谁”“老君是不是合格伴侣/导师”为核心的讨论，虽然抓住了作品接受中的不适感，却未必真正触及其结构性症结。本文更关心的是：《蓝溪镇》为何会让一部分读者感到难以共情、难以确认其情感逻辑，乃至呈现出某种“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为什么动人”的内倾性。换言之，问题未必在于这段关系能否被命名为“爱情”，而在于作品是否为这种关系提供了足够稳定、足够公共、足够可辨别的成立机制。

2 方法

本文基于文本细读与读者反思写成，结合 A-spec 亲密关系研究、关系不确定性理论、权力结构分析与教育支架理论，对《蓝溪镇》中老君与清凝关系的叙事逻辑进行解释性讨论。本文不以还原作者本意为目标，而是尝试采用一种去性别化、去浪漫滤镜的方式，考察作品如何通过角色设定、师徒叙事框架与以老君为中心的结构安排，影响读者对人物关系的理解。

文章尤其关注其中可能存在的主体性失衡、责任悬置与依赖倒置，并试图说明这些问题如何在阅读过程中被浪漫化外衣部分遮蔽。

2.1 性取向和浪漫倾向：那些有性恋之外的叙事

《蓝溪镇》中最常被人讨论的，是老君作为“妖精”所呈现出的无性恋倾向。但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常被混淆的概念：无性恋并不等于无浪漫倾向。浪漫倾向与性取向本就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前者指向个体是否会产生恋爱情感、是否倾向于建立被命名为“恋爱”的亲密关系；后者则更多涉及性吸引的产生及其指向对象。也就是说，一个人完全可能是无性恋，却依然具有明确的浪漫倾向；也可能既无性恋，也无浪漫倾向；还可能处于更复杂的灰区之中。因此，如果仅仅因为老君缺乏明确的性欲表达，便径直将其等同于“无浪漫能力”甚至“不会爱人”，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在了一起。

就《蓝溪镇》文本而言，老君确实更接近 ace 谱系角色：其情感表达始终避开了明确的性欲语言，人物关系的成立也并不依赖于肉身吸引、占有欲或典型的恋爱推进机制。然而，若进一步判断他究竟是 aro，还是仍然具有某种未被命名、未被实现、甚至被长期压抑的浪漫倾向，则很难从现有文本中得出确定结论。换言之，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归类的“无浪漫角色”，而是一个在亲密关系面前高度迟疑、退缩且回避的人。第四十八话中，老君面对外界的情感投向与亲近可能性时，呈现出的并不是单纯的“无感”，而是一种带有主动撤离意味的回避姿态。尤其是“后来，我便很少与人亲近”这句话，所指向的与其说是一种稳定、

明确的身份认同，不如说是一种在经验中形成的关系退避机制。它更接近回避型依恋或回避式亲密策略的表现：并非是彻底的没有情感可能，而是在面对可能的情感卷入时，优先选择后撤、自我隔离和降低联结强度。

因此，与其急于为老君贴上“无浪漫倾向”或“根本不懂爱”的标签，不如说文本目前真正能支持的判断只有一点：老君并不擅长进入并维持一种需要明确回应、明确命名、明确承担责任的亲密关系。比起对其性取向或浪漫倾向作确定归类，他更鲜明、也更稳定的特征，其实是对亲密性的长期回避。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一旦一个回避倾向如此明显的人处于关系中心位置，文本的情感重心就会自然滑向“解释老君为何退避”，而不是“展示两人如何共同构成关系”。也正是在这里，《蓝溪镇》开始显露出它更接近单人向叙事、而非双人恋爱叙事的结构基础。

2.2 情感中的回避是否是不负责任？

这也意味着，对老君的讨论若仅停留在“他是不是 aro”这一身份判断上，反而容易绕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具体关系之中，回避究竟只是个人气质，还是一种会对他人造成现实后果的互动方式。依恋理论通常将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依恋区分为若干类型，其中回避型个体往往倾向于压低情感表达、降低亲密需求，并在关系可能深化时主动拉开距离；而更复杂的恐惧型或混合型个体，则常常一方面渴望联结，另一方面又对联结本身抱有高度不信任，因此更容易在靠近与后退之间摇摆。这类人格结构未必意味着主体“没有爱”，但往往意味着其处理爱的方式并不稳定，甚至会将自身的迟疑、创伤或退缩，转化为关系中的暧昧、悬置与失语。

如果老君只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这种回避当然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个人防御机制；但《蓝溪镇》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并不处于关系边缘，而始终占据着庇护者、导师、解释者与被依赖者的多重高位。老君之所以会出手帮助村民、收清凝为徒，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慈悲、责任感，甚至是对乱世中弱者的本能性庇护；而清凝作为‘天生的治愈系’，也显然激发了他识才、护才、培养才的意愿。然而正因如此，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两个地位相近者之间自然生长出的情感，而是建立在‘我能救你、安置你、教导你、命名你的人生方向’这一前提之上的。换言之，老君的动机越是正当，越恰恰说明他在结构上掌握着更大的决定权。在这样的结构中，回避便不再只是“我不擅长表达感情”这么简单，而开始触及责任问题。这里所谓的“责任”并不是在道德上简单谴责回避型个体，而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更高的判断力、更强的资源、更大的空间控制权，以及更高的情感解释权时，他的沉默、撤退与不命名，就很难再被完全视作中性的选择。换言之，问题并不在于老君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创伤，甚至也不在于他是否具备进入典型浪漫关系的能力；问题在于，当一个明显具有回避倾向的人长期处于关系中心时，他的回避几乎必然会被他人承担后果。清凝并不是一个与老君完全平行、可以自由进退的关系主体。她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既是徒弟也是被保护者、被引导者、被老君所定义其处境的人。因此，老君的迟疑并不会只作为“复杂”或“克制”被消费，它同时意味着一种高位者对低位者情感回应的延宕，一种本应被说明、被承担、被处理的关系，被长期维持在模糊而不对等的状态之中。

如果说“不负责任”这一判断有其成立基础，那么它恐怕并不在于老

君“不够爱”，也不在于他“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合格伴侣”，而在于他在拥有结构优势的同时，并未给出与之相匹配的回应与承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蓝溪镇》中“情感中的回避”开始越过私人心理层面，进入权力与责任层面。

但事情并不止于此。老君之所以会如此频繁地被读成“失责的男人”，并不仅仅因为他回避，更因为这种回避恰好落在了一个高度性别化的外形与关系模板之中：他看起来像一个成年男性，又处在“师父”这一天然带有权力差的叙事位置上。于是，读者在面对这段关系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调用一整套早已熟悉的解释框架——男人应当更果断、更负责、更会保护，导师应当更清醒、更有边界、更能引导。也就是说，老君的回避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并不只是因为它本身存在问题，还因为它被放置在一个会自动放大其责任缺口的性别化阅读结构里。

由此，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便不再只是“老君的回避是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如果将这段关系中的性别外观与角色组合重新改写，读者是否还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这种回避？换言之，君清之间的失衡，究竟有多少来自权力结构本身，又有多少来自性别叙事对这种结构的再度编码？

2.3 师徒权利流动：若是其他性别组合，君清会更好磕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妨暂时抽离原作中既定的性别外观，只保留其关系结构本身，来观察不同性别组合会如何改变读者对这段关系的接受方式。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比较并不是为了证明“只要换个性别这对就没问题了”，而是为了看清：同样的结构，在不同性别配置下，究竟会触发怎

样不同的道德语言与叙事模板。

2.3.1 第一种，老君女 / 清凝女。

如果老君为女性、清凝亦为女性，关系的阅读重心很可能会从“师徒恋是否危险”部分转向“女性之间的照护、依附与情感独占是否越界”。尽管读者对权力差仍然会保持敏感，但未必会自动要求导师去履行一种传统男性式的保护职责。争议更可能集中在照护伦理、边界感和情感占有，而不是“她到底够不够负责”或“她是不是一个失责的大人”。

换言之，在这一配置下，读者更容易把关系理解为一种细密而危险的女性亲密性，而不是一个男性高位者对低位者的失职。问题并不会消失，但其命名方式会发生变化。它更容易被读成“越界的照护关系”，而不是“失责的男人故事”。

2.3.2 第二种，老君女 / 清凝男。

这一组最能直接暴露传统性别叙事仍在工作。如果将老君设定为女性、清凝设定为男性，这段关系在接受层面往往不会被简单视为原有结构的性别翻转，而更容易被重新编码为“年上女性一年下男性”的特殊关系类型。此时，读者的想象常会迅速滑向恋母、训导、诱导或性癖化框架，使其不再构成一个稳定的去性别化比较样本。

更重要的是，一旦高位者是女性，许多读者对其责任的想象反而会变得模糊。她的回避更容易被读成“疏离”“复杂”“母性失落”或“危险魅力”，而不会像男性导师那样迅速被归入“失责的成年人”这一判断。也就是说，结构并没有改变，但道德评价的强度和方向已经发生了偏移。

2.3.3 第三种，老君男 / 清凝男。

在男男关系里，读者往往更愿意把权力差视为欲望博弈、成长试炼或关系拉扯的一部分，而不会那么迅速地把问题翻译成“男人应当如何负责”。尤其在同人语境中，这一设定更容易被读成两名男性之间的张力关系：谁掌握主动，谁率先认输，谁被吸引，谁又在压抑。这会使原本在异性关系中显得格外刺眼的权力差，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包装为“可供观看的关系动力”。

也就是说，同样的结构，在不同性别配置下，会触发完全不同的叙事模板。读者并不是只在判断“这段关系本身是否失衡”，也在同时判断“这段关系符合哪一种我熟悉的性别故事”。而这恰恰说明，围绕《蓝溪镇》的很多批评虽然表面上在反对男性中心，实际上却仍然是在调用传统性别叙事中的“合格男性”标准。它们固然触及了问题，却未必准确命中了问题本身。

因此，这些对比真正暴露出来的，并不只是传统性别叙事仍在起作用，更是读者会在不同性别组合下自动调取截然不同的道德语言。君清之间的不适感，并不完全来自其结构本身，也部分来自这一结构被放入“成年男性导师—年轻女性追随者”的框架后所引发的额外放大。

2.4 性的主体与客体：为什么清君比君清好磕

在关于《蓝溪镇》的讨论中，笔者经常会看到类似“清君比君清更好磕”的说法。但“清君更好磕”并不只是站位偏好，而是一个关于主体性的阅读判断：当清凝作为欲望与追索的主体时，这段关系更容易成立；而当叙事将老君置于中心、将清凝功能化为回应其命运与情感的客体时，关

系反而更容易失衡。

首先，问题在于谁拥有欲望的语言。如果清凝是主动追索者，那么她的感情至少是明确的、外显的、可被确认的。读者能够知道她想要什么、为什么靠近、又为何执着，这会使她在关系中具备稳定的主体性。相反，如果老君始终是那个被围绕、被解释、被等待的人，而清凝的存在主要服务于他的创伤、命运与寄托，那么清凝就会越来越像一个用来证明老君重要性的功能角色，而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我想要”的人。

其次，“清君”之所以更能修复作品的问题，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作单人向叙事的失衡。当叙事重心偏向清凝时，读者终于能够从她的选择、她的执念、她的理解和她的欲望中，看见这段关系为何成立。关系不再只是“老君值得被爱”，而开始变成“清凝为什么会这样去爱”。一旦这个问题有了更充分的回答，这段关系就会从老君个人命运的附属品，转变为两人之间真正发生的关系。

反之，如果一切都仍然围绕老君展开，那么清凝再重要，也更像被拿来证明老君的重要；她越重要，反而越像工具。也正因此，“清君比君清好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同人站位问题，而是在表达一种更深层的不满：读者并不是不能接受这段关系，而是不能接受清凝在这段关系里始终缺乏足够完整的主体位置。

3 抛开性别，蓝溪镇是一本值得阅读的漫画吗？

答案是，值得，但也确实令人失望。

它值得读是因为它并没有简单复制成熟的恋爱套路，而是在尝试书写

一种更模糊、更错位、更不依赖性与浪漫规范来成立的关系。这种尝试本身就相当少见。它试图脱离“爱就要说出来”“相爱就该进入某种标准关系形式”的既有模板，去描绘一种更难命名、也更不稳定的亲密性。这种野心不太常见。

但它之所以又让人失望，也正因为它虽然试图跳出旧叙事，却没有把新叙事的成立机制交代清楚。结果便是，这成为了作者一个人的臆想与颅内狂欢，但读者却只能隐约感到它重要，却不总能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作品提供了情绪结果，却没有充分展示其生成过程；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语法，却没有为这种语法提供足够公共、足够可读的说明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蓝溪镇》的问题，并不在于它过于依附传统 CP 恋爱叙事，而恰恰在于它试图脱离这些叙事，却未能建立足够稳固的替代性关系语法。其结果是，作品在设定层面追求去性别化、去刻板化，在接受层面却依然被读者拖回传统性别与浪漫框架之中；而在叙事结构上，它虽包含一段被不断讨论的双人关系，本质上却依旧只是一部围绕老君展开的单人向传记。

也正因此，《蓝溪镇》既令人失望，又值得讨论。它不是一次彻底成功的反叙事实验，却是一部清楚暴露了“非典型亲密关系如何难以被公共理解”的重要文本。它的问题恰恰构成了它的价值：不是因为它已经做得足够好，而是因为它准确地暴露出，当一部作品试图摆脱既有恋爱叙事时，它会在何处失语，又会在何处被重新拖回旧有的阅读框架之中。它也提醒后来的创作者：若想真正写出不被传统恋爱叙事收编的角色关系，就不能只在设定上宣称其“非典型”，而必须在人物塑造中有意识地削弱那些会

自动触发既有性别想象与责任模板的标记。

4 讨论

《蓝溪镇》并非一本标准意义上的 CP 粉向恋爱故事，而更接近一部以老君为中心展开的单人向叙事。也正因如此，围绕君清的许多争论，表面上看是在讨论“这段关系到底算不算爱情”“老君到底配不配被爱”，但真正卡住读者的，往往并不是爱情是否成立，而是作品始终没有为这段关系提供一个足够稳定、足够公共、足够可辨认的成立机制。换言之，问题并不只是“他们之间有没有爱”，而是“为什么是这样爱”“这份爱究竟是在怎样的结构里长出来的”。

如果顺着这一点往下看，就会发现《蓝溪镇》最值得批判的地方，未必是它写了一段高位者与低位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是它把这种关系包装得过于顺理成章。老君始终处在那个解释世界、庇护他人、延宕回应、同时又被反复证明其情感重量的位置上；清凝则一边被写得极其重要，一边又很难真正获得与这种“重要”相匹配的主体空间。她当然不是一个完全空白的角色，但她的情感、她的靠近、她的执着，始终缺乏足够清晰的动机支点，也缺乏一种真正从她自身出发、而不是从“老君值得被爱”出发的表达路径。于是，关系越被写得深，清凝反而越容易退化成为一种功能性情感支架。

这也是为什么前文会说，“清君比君清更好磕”并不只是站位问题。它所表达的，本质上是一种对主体性失衡的修正冲动：读者并不是不能接受这段关系本身，而是不能接受清凝在这段关系里长期缺乏一个足够完整

的“我想要”。一旦这个位置始终空着，那么无论老君多么克制、多么深情、多么有命运感，这段关系也仍然很难真正摆脱其高位结构带来的不适。因为那种不适从来不是来自“他不够爱”，而是来自“他所处的位置，本身就让这份爱很难被读成平等生成的爱”。

从这个角度说，《蓝溪镇》的问题也并不只是性别问题。性别转换当然能够让某些已经被习惯性浪漫化的东西重新显形，但即便暂时抛开性别，这部作品内部的责任悬置、依赖倒置与教育支架也依然存在。它真正让人如鲠在喉的地方，在于作品似乎想写一种不同于传统恋爱模板的亲密关系，却并没有真正处理与之相配套的主体性、责任与边界问题。结果便是，它一边试图显得特殊，一边又仍然依赖那些最旧、最熟悉的高位庇护叙事来维系情感张力；一边想摆脱传统异性恋叙事，一边又没有为新的关系形式建立起足够稳固的解释框架。

因此，如果说《蓝溪镇》仍然值得阅读，那么它值得阅读的地方，未必在于它成功写出了一段多么令人信服的爱情，而更在于它相当典型地暴露了一种叙事困境：当创作者试图书写“非标准”的亲密关系时，如果不能同时处理好主体位置、责任分配与情感生成路径，那么所谓的新鲜、复杂与高级，最后就很可能只是旧结构换了一层更好看的皮。这或许也是《蓝溪镇》最令人失望、却又最值得继续讨论的地方。

5 后记

《蓝溪镇》并非一本 CP 粉向的恋爱故事，而更接近老君单人向的传记。所以，大电影二后入坑、带着某种明确 CP 预期来看的人，会觉得自

已有点“被骗进来杀了”，倒也不奇怪。

至于本文的视角之所以如此诡异，大概也和作者本人有关：混乱邪恶杂食牢同人女的底色，逐渐转安全型的严重回避依恋倾向，再加上长期浸泡于北美过于自由的非传统异性恋叙事中，buff 叠得很满了，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很难特别主流。平时和对象聊很多性别话题的时候，我也经常被评价为“这些话千万不要发到网上，不然会被两边一起骂”。所以，本来应该放在开头、但开头实在塞不下的叠甲，就姑且放在这里：本人因为帮男的说话被开除女籍，又因为帮女的说话被开除男籍，目前性别处于量子性别。通讯录又因为说了两句腐癌人被说是顺直男，目前性取向是沃尔玛购物袋。所以本人现在是不在三界之中，跳出世界之外，因为世界之外是乙游。本文内容不代表任何除本人以外的人或群体。

也因此，性别转换那一节最后没有举太具体的例子。一方面是因为写得太明白确实会显得有点过于尖锐，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它多少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熟悉类似叙事的读者，读到这里，大概也能各自想到一些对应的 CP。

最后，感谢被我拉来看《蓝溪镇》的亲友，感谢一路陪我聊完这些问题的朋友们，以及最重要的，感谢愿意读完这篇文章的诸位同好。之所以下定决心投稿，说到底还是因为想看的人真的很多，不想让大家失望。至于这篇东西最终能不能说服谁、又会不会惹来新的争议，倒也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如果它多少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人重新去想《蓝溪镇》到底动人哪里、问题又在哪里，那它大概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意义。”

参考文献（可省略）

《蓝溪镇》. 哔哩哔哩漫画, 木头编剧, 孙呱绘,
manga.bilibili.com/detail/mc26551. Accessed 7 Mar. 2026.

（中文 citation 应该也是这样的吧？嗯……没有学术端正的义务！）